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清學案小識

(一)

唐鑑撰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學案小識

(原名國朝學案小識)

(一)

唐鑑撰輯

國學基本叢書

清學案小識序

近儒桐城姚氏曰。孔孟之統。必歸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又曰。宋之眞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士大夫維持綱紀。遵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旨哉斯言。程朱之爲功於天下萬世。卽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尊程朱。所以宗孔孟之道也。且夫道亘古今而不敝也。學所以範賢智而出於一也。由孔孟而來。道亦幾經晦明絕續矣。賴有爲之羽翼者。相與講明而恪守之。七十二賢尙矣。江都昌黎。間世相望。至宋而呂張黃眞。魏諸公。金華四子。元之魯齋。明之敬軒。敬齋。整庵。以逮國初諸名賢。遞相祖述。所以啓迪人心。昌明世運。燭重昏而發豐蔀。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爲道。以孔孟程朱之學爲學故也。然而異端楊墨。春秋時已有之。黃老於漢。佛於漢晉六朝隋唐。蓋自達摩來中國。明心見性。本來面目之說。足以溷中庸未發之眞。而惑溺高明之士矣。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始以佛說釋儒書矣。陸象山純作禪機。反以聖傳自任。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術益精而說益巧。彌近理而大亂眞。向非朱子無以犀照其姦也。迨明道一編。朱子晚年定論之輯。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姚江提倡心學。專主良知。非聖無法。簣鼓一世。末派直指

心宗猖狂恣肆。猶幸困知之記。學蔀之編。砥柱中流。如一髮引千鈞。而其餘燄。至國初未熄。太沖黃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獻之宗。手輯明儒學案。宜如何廓清陰噎。力障狂瀾。而乃袒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爲一器。猶夫海門夏峯也。辨黑白而定一尊。不重賴繼起者。大有人在乎。我朝道統中天。君師立極。頒發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升紫陽爲十二哲。二百年來。名儒輩出。庠序修明。爲元明所未有。乃循習既久。聰慧傑特之士。厭常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以漢學小學。凌駕宋儒者矣。言心性而遁元虛。襲六經註腳邪論。而顯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義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有心者所爲怒焉深憂也。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秉承家學。著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術眞僞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度可明。涂轍可端。綜舉國朝講學諸儒。次第甄錄。首列傳道。以清獻楊園梓亭。清恪爲正宗。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爲翼道。得所翼而道不孤也。于北溟以下四十四人。爲守道。得所守而道益明也。又次黃梨洲以下。爲經學。許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卷末附心宗終焉。其蒐采未獲。僅見他氏稱說者。爲待訪錄。以俟補輯。共十四卷。書成。授維鐫讀之。析之也精。疑似不能亂。辨之也確。異說不得搖。本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爲醇正謹嚴之論。蓋純從衛道辨學起見。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前後自序各案小序。指示周詳。聲情激越。婆心熱血。涌現行間。先生不得已之苦衷。至深且切矣。或曰。此編出。徒爲言王學者集矢。今王學勢已衰矣。何亟亟於是。余謂。今世言程朱者。束於功令。非其好也。卽好陸王。亦高

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郵。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袒也。至理無兩是。正路無旁歧。得是書分明別白。而謬悠之說。不掃而自退。故斷斷不可少也。至經學卷內。斥西河不錄。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黜其妄作。而仍不沒所長。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是書有學統之精嚴。而不病其隘。有學蔀之侃直。而不涉於苛。於以救陽儒陰釋之弊。而存道脈之真。其功正不小也。且安知夫自今以後。不更有如先生者。聞風興起。而一再續輯。以綿統緒於勿墜也。然則是書又安可以不急爲刊布也。維鑄樨昧荒落。懼終身爲道外人。承命之下。爰撮其大凡。書以爲序。

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樨李沈維鑄拜譔

清學案小識敘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顏曾。其在顏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約禮誠正脩也。卽博卽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絕去私欲。盡還天理也。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曰。以友輔仁。誠正脩也。卽文卽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也。夫子於其日省之久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真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已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別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猶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曾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真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卽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閱暴秦而漢而唐。賴有江都董子。昌黎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亂。孔孟之道不絕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爲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旦言明心。貪便喜捷。世態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矜奇鬪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有一新建者。援象山之異。揭良知半語爲宗旨。託龍場一悟爲指歸。本立地成佛。謂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踰閑蕩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駸駸乎欲視程朱矣。生其後者。烏可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胥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聖朝。昌明正學。崇獎斯文。特示優隆。重加尊奉。朱子升祔十哲之次。誠千載一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宜乎眞儒躍起。辨是與非。埽新奇而

歸蕩平去岐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真途轍。卽還吾顏曾思孟真授受。更還吾夫子真面目。界限清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真儒之爲真以此。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索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不當以賸餘糟粕。誇爲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澈於胸中。此必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已物。朱子之博。蓋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曰。夏時。殷輅。周冕。韶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運用於兩間。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知天。明善誠身。真本原。真學問。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別等差。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

先生之辨之力。而後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傳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別爲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於學術敗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宋之朱子。卽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別錄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得已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卽有是理。有是理。卽有是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體之莫充。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而明。豁然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勗也矣。道光二十五年孟夏月小岱山人唐鑑。

清學案小識提要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真。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絕。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引而傷之。蓋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踰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日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逮及鼎革。託爲老師宿儒者。尙欲以詖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卽謂之孟子可也。卽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

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遊者。有顏曾冉卜。七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而閱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橫議。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真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程之遺緒。奉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榷。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憂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孔子尙矣。曾子思孟子尙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翼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槩。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巽便。棄閼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婢媼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惡。赫赫陵人。而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行者居者。

尊者卑者。老者少者。貿貿焉莫知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絕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當時蔽之。而閱時則章矣。或當途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則尚矣。或功利詞章輩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何也。所守與時異也。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攝回邪。剛健可以禦強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賾。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嘗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緬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間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守道。

道歷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間。則學術真。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戶。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歷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蒐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

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傳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文。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爲得所未得。而反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之所以自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烏足與校哉。述經學。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矣。吾於明季未嘗不嘖嘖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覲之。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恆懷懷於其禍之極。而莫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卽性之最真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不至於禽獸不止。是

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澌流蕩。無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宜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學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述心宗。

清學案小識目錄

序

學案提要

卷一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卷二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卷三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目錄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卷四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寶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卷五

翼道學案

蔡梁邨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卷六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闡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卷七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耿逸庵先生

李恆齋先生

蔡葛山先生

方靈皋先生

趙松伍先生

卷八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朱湘淘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庵先生

陸朗夫先生

閻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許西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庵先生

彭一庵先生

王懷三先生